

传说中的宝藏

春风文艺出版社



新经典文库

◎残雪短篇小说代表作

残雪短篇小说代表作

新经典文库

传说中的宝藏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残雪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说中的宝藏/残雪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新经典文库·短篇系列)

ISBN 7-5313-2951-4

I. 传… II. 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5343号

传说中的宝藏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朱立红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编辑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北宁市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册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5.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6-6622346

新经典文库

王安忆短篇小说代表作 稻香楼

铁凝短篇小说代表作 安德烈的晚上

苏童短篇小说代表作 桥上的疯妈妈

迟子建短篇小说代表作 微风入林

刘庆邦短篇小说代表作 红围巾

韩少功短篇小说代表作 归去来

张炜短篇小说代表作 黑鲨洋

阎连科短篇小说代表作 革命浪漫主义

林白短篇小说代表作 春天,妖精

残雪短篇小说代表作 传说中的宝藏

主 编：林建法 韩忠良
责任编辑：韩忠良 朱立红
版式设计：马寄萍
封面设计：张志伟 牛亚勋



残雪

本名邓小华。1953 年生于长沙。父母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母亲也在报社工作。1957 年，残雪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头目被打倒。家庭由此陷入困顿。残雪由外婆带大，外婆在她七岁时因饥饿而死。

残雪小学毕业(即“文革”开始)即失学，做过铣工、装配工、赤脚医生等等与文学无关的工作，历时十年。1985 年 1 月残雪首次发表小说，至今已有 350 万字作品，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残雪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并成为美国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国学院的文学教材，作品被美国和日本等国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

序

残 雪

能够出短篇精选集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宣传自己作品的好机会。我想，对于那些真正热爱实验小说，并在阅读西方文学中受过一定的这方面训练的读者来说，残雪的这个集子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兴奋点。

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是出自本土的杂交产品。然而却有很多读者认为，它们是“正宗的”现代主义文学。“正宗”的源头不在东方，然而在今天，这股潮流流到了我们这里，并迅速地壮大起来了——不少人认为这是文学史上的奇迹。

在我的观念中，真正的实验文学都是内省的文学。都拿自己做实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冲力，能否冲破表面的、陈腐的“现实”，到达灵魂的居所。我想，无论对于刚入门的新读者，还是操练已久的老读者，在阅读我自己认为站得住脚的这本集子时，都会有所收获的。我的短篇的功能是切入，像一把无柄的剑一样进入地层垂直向下运行。有时候我也想过，也许它们竟然是那种能够诱使人不断猜测下去，却始终到达不了谜底的谜语？那

将是何等的糟糕、却又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你们怎样看呢？读者？

在你们被我的大量的中、长篇淹没之前，短篇小说是你们同我进行沟通的最好的途径。据我了解，大多数读过残雪小说的人都只读过短篇。并且在那些读过中、长篇的读者中，大多数印象最深的也是残雪的短篇。在我个人看来，这些短篇因其短，在耐力的要求方面相对来说没那么苛刻，愿意尝试的人也就更多吧。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来读残雪的中、长篇，但我也感到，没有短篇作为桥梁，我的大部分读者就难以真正进入这个世界。我能够写短篇，并在二十多年里头不断发展我的风格，这是我的、也是读者的幸运吧。我愿这样想。

在这本集子里，我只收了几篇早期代表作，大部分收进来的都是近几年的新作。如果读者从未读过残雪的作品，他可以从这里进入；如果你是残雪作品的老读者，你可以参考我选择的眼光，从而去把握我创作的发展轨迹。

有一处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藏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当我们进入冥思，掉转目光使之向内凝聚之时，对它的追寻就开始了。这种运动是不会停止的。

2005年3月27日

于北京牡丹园

目 录

001	序/残 雪
001	山上的小屋
006	雾
011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016	天空里的蓝光
028	传说中的宝藏 (之一)
038	传说中的宝藏 (之二)
046	传说中的宝藏 (之三)
055	山乡之夜
079	太姑母
091	金天鹅
114	黑眼睛
131	家庭秘密 (之一)
145	家庭秘密 (之二)
160	陨石山
173	求索
188	情侣手记
204	袁氏大娘
218	附录：残雪短篇小说总目录

山上的小屋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

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听见呼啸声。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小屋杉木皮搭成的屋顶，狼的嗥叫在山谷里回荡。

“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妈妈说，朝我做出一个虚伪的笑容。

“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

“每次你来我房里找东西，总把我吓得直哆嗦。”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向门边退去，

我看见她一边脸上的肉在可笑地惊跳。

有一天，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风一停我就上山，我爬了好久，太阳刺得我头昏眼花，每一块石子都闪烁着白色的小火苗。我咳嗽着，在山上辗转。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睛里，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儿，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沾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

“这是一种病。”我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

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他们已经躲起来了——他们一边笑一边躲。我发现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到了地上，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你不在的时候。”小妹告诉我，目光直勾勾的，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

“我听见了狼嗥，”我故意吓唬她，“狼群在外面绕着房子奔来奔去，还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天一黑就有这些事。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脚心直出冷汗。这屋里的人睡着了脚心都出冷汗。你看看被子有多么潮就知道了。”

我心里很乱，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垂着眼。但是她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我感觉得出来。每次她盯着我的后脑勺，我头皮上被她盯的那块地方就发麻，而且肿起来。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后面的水井边上了，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每次都被我在半夜里挖了出来。我挖的时候，他们打开灯，从窗口探出头来。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

吃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在山上，有一座小屋。”

他们全都埋着头稀里呼噜地喝汤，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

“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我提高了嗓子，放下筷子，“山上的沙石轰隆隆地朝我们屋后的墙倒下来，你们全吓得脚心直出冷汗，你们记不记得？只要看一看被子就知道。天一晴，你们就晒被子，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嚎叫。

“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我用一只手抠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扎眼，搞得眼泪直流。你什么印象也得不到。但是我一回到屋里，坐在围椅里面，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杉木皮搭成的屋顶。那形象隔得十分近，你一定也看到过，实际上，我们家里的人全看到过。的确有一个人蹲在那里面，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那是熬夜的结果。”

“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父亲避开我的目光，把脸向窗口转过去。窗玻璃上沾着密密麻麻的蝇屎。“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北风真凶，”我缩头缩脑，脸上紫一块蓝一块，“我的胃里面结出了小小的冰块。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

响个不停。”

我一直想把抽屉清理好，但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她在隔壁房里走来走去；弄得“踏踏”作响，使我胡思乱想。我想忘记那脚步，于是打开一副扑克，口中念着：“一二三四五……”脚步却忽然停下了，母亲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嗡嗡地说话：“我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梦，到现在背上还流冷汗。”

“还有脚板心，”我补充说，“大家的脚板心都出冷汗。昨天你又晒了被子。这种事，很平常。”

小妹偷偷跑来告诉我，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

“这样的事，可不是偶然的。”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比如说父亲吧，我听他说那把剪刀，怕说了有二十年了？不管什么事，都是由来已久的。”

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轻轻地开关，做到毫无声响。我这样试验了好多天，隔壁的脚步没响，她被我蒙蔽了。可见许多事都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儿。我很兴奋，起劲地干起通宵来，抽屉眼看就要清理干净一点儿，但是灯泡忽然坏了，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

“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我的血管里发出怦怦的响声，像是在打鼓。你看看这里。”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我倒宁愿是坏血症。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这里那里弄得响，这滋味，你没尝过。为了这样的毛病，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她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那只手像被冰镇过一样冷，不停地滴下水来。

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天明的時候，他咚的一声扔下木

桶，跑掉了。我打开隔壁的房门，看见父亲正在昏睡，一只暴出青筋的手难受地扼紧了床沿，在梦中发出惨烈的呻吟。母亲披头散发，手持一把笤帚在地上扑来扑去。她告诉我，在天明的那一瞬间，一大群天牛从窗口飞进来，撞在墙上，落得满地皆是。她起床来收拾，把脚伸进拖鞋，脚趾被藏在拖鞋里的天牛咬了一口，整条腿肿得像根铅柱。

“他，”母亲指了指昏睡的父亲，“梦见被咬的是他自己呢。”

“在山上的小屋里，也有一个人正在呻吟。黑风里夹带着一些山葡萄的叶子。”

“你听到了没有？”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它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

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我记得十分清楚。起先我坐在藤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然后我打开门，走进白光里面去。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

雾

自从降雾以来，周围的东西就都长出了很长的绒毛，而且不停地跳跃。我整天大睁着双眼，想要看清一点什么，眼睛因此痛得要命。到处都是这该死的雾，连卧房里都充满了。它们像浓烟一样涌进来。从早到晚占据着空间，把墙壁弄得湿漉漉的。白天还勉强能忍受，尤其难受的是夜间。棉被吸饱了水分，变得沉甸甸硬邦邦的，而且发出一种“吱吱”的叫声，用手一探进去冷得直哆嗦。家里的人一齐拥向储藏室，那里面堆满了湿津津的麻袋。角落里放着一个电炉子，烤得热气腾腾的。妈妈一进去就把门反锁了，大家挤在一处流汗，一直流到早上。

“我对黄颜色酷爱得要命，它们使我食欲大增。”父亲的脖颈儿浮在半空中说起话来，那上头有一个巨大的喉结上下移动，喉结上长着一撮黑毛。听见他的髋关节“啪哒”一响，瘦屁股一扭一扭地消失在雾中。

我们家里共有五口人，每天都在一处吃饭，看电视，我们是和睦的一家。那天早上我打开门，看见太阳变成了淡蓝色，被裹在很长的绒毛中，原来夜里降了空前的大雾。家人们忽然都失去了原形，变为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而且每个人都变得很急躁、古怪，甚至轻佻起来。例如妈妈，从降雾的第二天起就宣布出走。原因据她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生理痛苦。母亲出走后，父亲的腿变成了两根木棍，从早到晚在水泥地上捣出“笃、笃、笃”的响声，他还用口哨吹那种流行歌曲呢。两个哥哥发了狂，他们翻箱倒柜，钻进床底，公开饲养起老鼠来。他们故作神秘，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的勾当，所以把我看成眼中钉，一齐向我怒吼，吓得我只好躲进衣柜。衣柜里面很闷热，樟脑丸的气味真难受，听见他们在外狂呼乱叫，打碎了许多玻璃。我可怜这两兄弟，他们患有严重的软骨病，二十多岁了还不能走路。为了防止他们闯祸，父亲总用一根绳子将兄弟俩捆在一起，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他的腰上，将他们在地上拖来拖去的。现在他们一反常态，变得如此嚣张，然而心底里仍是怕得不得了，他们打碎玻璃是为了使自己心里踏实。

我一直在寻找母亲，我知道她并没有真的出走，她一定就躲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因为每天夜里，当我们在储藏室流汗的时候，总听到有一个人冲进房内，将剩饭一扫而空。那一回，我揉着吃得太饱的肚皮，拖着湿淋淋的两脚挪到屋门口，看见葡萄藤上吊着一只褪了色的蝴蝶结子，如一只灰老鼠。“那是你当小姑娘时她帮你扎在头发上的，伤感的往事啊。”爸爸眨着一只眼，“笃笃”地用木脚戳着墙说。太阳被空中的水蒸气融化了，变得像一弯新月。有人匆匆地从葡萄藤下面穿过，踩塌了土砌的阶级。

“妈妈？”我抓到一只渗水的衣袖。

“找一只蛋。我喂过两只白母鸡，它们到处下野蛋。我忽然